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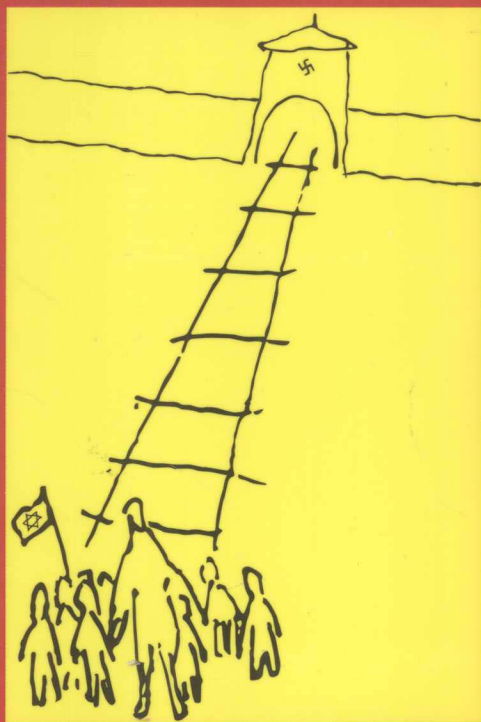
※ 一部“教育界的辛德勒”传奇 ※

The King of Childre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anusz Korczak

孩子王

儿童教育家科扎克传

(中文精华版)



[美] 贝蒂·利夫顿 (Betty Jean Lifton) 著

李蕾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孩子王

儿童教育家科扎克传

The King of Childre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anusz Korczak

[美] 贝蒂·利夫顿 (Betty Jean Lifton) 著

李菁 译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孩子王：儿童教育家科扎克传 / (美) 利夫顿 (Lifton, B. J.) 著；李菁译.
—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9

书名原文：The King of Childre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anusz Korczak
ISBN 978-7-5155-0789-7

I. ①孩… II. ①利… ②李… III. ①科扎克, J. (1878~1942) —传记
IV. ①K835.13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68635号

The King of Children: The Life and Death of Janusz Korczak

by Betty Jean Lifton

Copyright ©1988, 2010 by Betty Jean Lifton, Robert Jay Lifton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3 by Gold Wall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一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未经合法授权，严禁任何
方式使用。

孩 子 王

HAIZIWANG

作 者	[美] 贝蒂·利夫顿 (Betty Jean Lifton)
译 者	李 菁
责任编辑	朱策英
文字编辑	李晓凌 杨恩毅
开 本	680毫米×98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15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789-7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71423
投稿邮箱	gwpbooks@yahoo.com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64970501



编者语

当雅努什·科扎克决定“弃医从教”时，他这一生就注定会跌宕起伏、波澜壮阔。

科扎克生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波兰。身为犹太人，他亲身经历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深刻剧变：沙俄的占领、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死在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就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他却选择了儿童这一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他放弃了医生这一收入颇丰、受人尊敬的职业，而投身于儿童的教育当中。他终身未娶，在华沙开办了孤儿院，一边潜心研究儿童教育理论，一边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1942 年的 8 月 6 日^[1]，为了陪伴集中营的孩子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放弃了自己活下去的机会，毅然和他们一起走向纳粹制造的死亡，化身永恒的传奇……

科扎克对孤儿院的孩子们不离不弃，始终践行着他的信条：任何事业、任何战争，都不值得牺牲儿童获得幸福的权利，任何政治政策都不及儿童重要。如今，科扎克被认为是现代儿童教育的先驱，他培养孩子的方法对二战后儿童立法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波兰为 1959 年发表的《儿童权利宣言》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并起草了《儿童权利公约》文件框架，该公约于 1989 年被联合国大会所采纳。科扎克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人生赞歌。二战结束后，波兰和以色列都宣布他为本国

[1] 编注：关于科扎克的牺牲时间，有认为是 1942 年 8 月 5 日的。本书以 1942 年 8 月 6 日为准。



国民，并在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出席对方举办的科扎克庆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1978—1979 年定为“雅努什·科扎克年”，以庆祝其百年华诞和儿童之年，表彰他拒绝抛弃孤儿而被纳粹谋杀的英勇和无私。波兰议会将 2012 年定为“雅努什·科扎克年”，纪念其牺牲 70 周年和他在华沙建立孤儿院 100 周年。

作者利夫顿夫人为写好科扎克的传记，四处搜集资料。无奈在科扎克死后的第二年，德国军队残酷镇压了犹太区发动的起义。科扎克自己保存的信件、收藏品、新书的草稿，他对儿童睡眠习惯所做的观察报告等统统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这给作者的资料搜集工作加大了难度。但是还好，波兰和以色列地区有不少幸存的“科扎克人”，在两地的档案馆里也留存有科扎克生前好友所写的一些回忆录及 24 本科扎克已出版的小说和文集，还有他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上千篇文章等。作者多次前往两地收集科扎克生前点点滴滴的资料，全景式地呈现出他的生平及其教育理念，给读者带来的不仅是儿童教育的点滴启发，更是心灵的洗礼与震撼。

本书出版过程几经波折。我们与作者沟通交流时间长达两年之久，来往信件有几十封之多。作者对我们提出的疑问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解答，并指导编辑如何针对中国读者将原稿进行合理的删减。她的热心助人和专业精神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让人既感动又敬佩。然而，不幸的是，在版权合同签署前作者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们震惊之余，深感痛惜，同时也为后续工作的困难一筹莫展——她的突然辞世让我们失去了一切相关联系。在想了种种办法后，我们终于找到了她的丈夫罗伯特·利夫顿先生。如今，在利夫顿先生的协助下，本书终于得以付梓，相信这是对作者最好的纪念。我们谨在此表示对利夫顿女士深深的哀悼和怀念之情！



译者序 人固有一死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毫无疑问，雅努什·科扎克属于后者。

雅努什·科扎克，犹太人，生于 19 世纪下半叶的波兰，卒于 20 世纪上半叶的犹太集中营。20 世纪初世界风云变幻：共产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波苏战争，甚至于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日俄战争，这些事件科扎克全都亲身经历过。就在世界局势发生剧变之际，科扎克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社会中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少年儿童。

科扎克出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父亲是波兰当时的大律师，母亲是传统的家庭主妇。科扎克从小吃穿不愁，但一直受到父母的过度保护，身材纤弱，心思细腻，多愁善感。待他长到十几岁时，父亲患上了精神病，家道中落，科扎克便早早地担起了家庭的责任，开始做家教贴补家用，成为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家庭的重担和繁重的工作将柔弱的科扎克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慢慢地发现只有面对儿童时，他才能忘却心中的烦闷；于是，科扎克走上了关爱儿童、保护儿童、教育儿童的道路。

科扎克认为，儿童在社会中不受重视，他们的情感也常常遭到忽视。科扎克从小敏感脆弱，成人世界太过冷漠坚硬，他常常不知所措。但科扎克的父母对此要么根本没有注意到，要么非但不安慰他，反而简



单粗暴地对他进行严厉的教育。这些难过的经历让科扎克对儿童更多了一份怜惜，一份重视。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惩罚式教育盛行，儿童通常在大人的责打训斥声中成长。科扎克幼时曾在学校里亲眼目睹同学遭到非人的棍棒教育，受过惊吓；长大后又在当时的中国见过教书先生用戒尺惩罚儿童，他由此坚定了自己绝不体罚儿童的信念。科扎克坚信儿童是未来世界的救世主，为了建造更加美好的世界，儿童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呵护。

科扎克的一生，波澜壮阔：他当过医生，上过战场，也曾办过报纸，做过主播，还曾出过书，写过剧本。然而不论他走到哪里，不论他做什么，儿童始终是他不舍的牵挂。可以说，他建立的孤儿院是他倾尽一生心血的事业。

科扎克本人风趣幽默，智慧过人，他身兼多职：孤儿院院长、医生、学者、作家、教育家。但不管科扎克的身份如何多变，本书作者乔安·利夫顿牢牢把握住了他的一个核心身份：科扎克是个犹太人。

犹太民族素以智慧著称于世，自古以来却一直多灾多难，犹太人民不得不四处流浪，受人排挤。时至今日，反犹太主义在世界各地仍不鲜见。而科扎克生长在一个世纪前的波兰。对他来说，波兰就是他的家园、他的故乡。虽身为犹太人，但科扎克对波兰人和犹太人一视同仁，他同时抚养波兰儿童和犹太儿童。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波兰，这种打破种族界限的做法是相当不易的。

这支古老的民族，甚至在历史上曾多次几乎遭到灭族；其中最惨痛的一次，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分子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

德国军队占领华沙后，将华沙及其周边地区将近 200 万犹太人驱赶进了只占华沙城市面积 2.4% 的犹太区，科扎克和自己的犹太孤儿院也没有幸免。冷酷的高墙隔绝了犹太人与世界的联系。犹太区内物资匮



译者序 人固有一死

乏，缺少食品、衣物、供暖；被关押的犹太人在德国人的高压政策下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然而，就算条件如此艰苦，科扎克仍保持着自己的气节，不愿佩戴犹太人臂章，不愿换下自己的波兰军装，不愿向德国人低头。为此，他曾进过监狱，还差点被枪决，但这些都不能让他屈服。他始终谨守着自己的原则，实践着自己的信条。

在犹太区挣扎了两年后，1942年8月6日，科扎克拒绝朋友帮他逃脱的提议，将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带领孤儿院192名儿童，踏上了开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的火车。生命之光闪耀在科扎克最后一刻，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现场犹太人此起彼伏的哀嚎声中，在孩子们高亢激昂的歌声中，静静地走上了未知的黑暗旅途。

作者利夫顿为写此书，曾四次深入波兰，两次走访以色列，四处拜访约见华沙犹太区孤儿院的幸存人士，收集了科扎克各方面的翔实资料，为读者塑造了一位性格饱满、刚正不阿的教育家形象。相信在她的笔下，在科扎克的教育理论中，读者能找到最完美的感动，能学习到最有用的教育方法，更能感悟不一样的人生真谛。

目 录



前 言 这个人是谁?	…001
第一章 客厅里的男孩	…009
第二章 蝴蝶的忏悔	…017
第三章 小小医院和夏令营	…025
第四章 做出决定	…035
第五章 儿童共和国	…041
第六章 孤儿斯特芬	…051
第七章 波兰独立	…059
第八章 驯悍记	…069
第九章 鲱鱼万岁!	…079
第十章 《儿童评论》	…087
第十一章 巴勒斯坦	…097
第十二章 “医生爷爷”	…107
第十三章 开战	…117
第十四章 波兰陷落	…123

第十五章	六角星臂章	…131
第十六章	犹太区，犹太人	…141
第十七章	一定要活下去	…155
第十八章	逾越节家宴	…171
第十九章	犹太区日记	…177
第二十章	儿童游乐场	…187
第二十一章	戏剧《邮局》	…191
第二十二章	最后的日子	…199
第二十三章	生命终结	…207
后 记	特雷布林卡及其之后	…215

附 录

附录一：“孩子王”大事年表	…/221
附录二：“孩子王”教育语录	…/223





前言 这个人是谁？

“伟人的一生都如传奇——虽然充满艰难险阻，却又波澜壮阔。”

雅努什·科扎克（Janusz Korczak）这样评价过别人，但这句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毫不为过。这位犹太裔波兰人既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教育家。其人其名，虽在美国知者寥寥，但在欧洲可谓家喻户晓，丝毫不逊于安妮·弗兰克^[1]。科扎克与安妮·弗兰克一样，都牺牲于二战时纳粹分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中，也都只留下了一本日记。但不同的是，科扎克曾有机会幸免于难，但为了孤儿院的儿童，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了逃难，选择英勇就义。

我第一次听说科扎克的事迹，是在1978年的夏天。当时，几位二战时离开波兰的朋友来家中做客。其中有一位从华沙来的戏剧导演，她说起自己的剧团曾在雅努什·科扎克的华沙犹太人区孤儿院表演过节目，我插了一句话，问“卡尔杰克”是谁。

那位导演发现我不仅把科扎克的名字念错了，而且还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她震惊的神情溢于言表。她花了番工夫教会我科扎克的名字怎么念以后，才回答了我的问题——科扎克是谁。整个下午，我们都在讨论科扎克。从那一天开始，这位胸怀大志、踏实肯干的实践家才正式走进我的视线。

[1] 译注：Anne Frank（1929—1945），犹太裔德国人，死于二战集中营，《安妮日记》作者。



科扎克与刘易斯·卡罗尔^[1]、詹姆斯·马修·巴利^[2]一样，都是儿童文学作家，最喜欢与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写故事；然而，为了创造更美好的世界，他同时也以教育儿童为己任。

科扎克收养的，不是在肯辛顿花园^[3]里与保姆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嬉戏玩耍养尊处优的孩子，而是那些在华沙暗无天日的贫民窟里，终日颓废、饱受折磨的贫苦儿童。科扎克视孩子为未来世界的救世主，所以他创建孤儿院，选择与孩子们生活在一起。

不像卢梭^[4]，科扎克并不美化儿童的形象。相反，他认为人类本性是黑暗的，但每个儿童身上都蕴藏着道德的火花，可以战胜这种黑暗。为了保护这些星星之火，人们应该爱护儿童、培养儿童，让他们坚信真理与正义。当黑暗化身为手持皮鞭、脚蹬皮靴、身别“卐”字的纳粹分子，科扎克早已准备为孩子们抵挡一切，就像他之前常常做的一样，保护孩子，让他们远离成人世界的不公。华沙陷落后，科扎克拒绝接受雅利安人^[5]的庇护，跟随着孤儿院的孩子一起被关进了犹太区，而且为了能够让孩子吃饱穿暖，他把生命最后两年多的时光都奉献在了他们身上。

在科扎克的笔下，人生是一出怪诞的梦境。越了解他的人生，我越觉得，有时自己的人生也不过如此。1978年秋，我全家住在德国慕尼

[1] 译注：Lewis Carroll (1832—1898)，英国人，《爱丽丝漫游奇境》与《爱丽丝镜中奇遇》作者。

[2] 译注：James Matthew Barrie (1860—1937)，苏格兰小说家、剧作家，《彼得·潘》作者。

[3] 译注：Kensington Garden，位于英国伦敦。

[4] 译注：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爱弥儿》、《忏悔录》与《社会契约论》作者。

[5] 译注：Aryan，高加索以及中亚的古代部落。20世纪，纳粹分子改变其原意，用本词指代“高尚的纯种”，并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



前言 这个人是谁？

黑。当时，我丈夫正准备做关于纳粹军医的心理学研究。没过多久，小小的公寓里就堆满了德意志第三帝国^[1]的相关书籍，我也开始跟着读起这些严肃的书籍来。

在此之前，我与犹太人大屠杀本毫无交集。但一头埋进大屠杀的文学作品，就像一头跳进了无底深渊。身为犹太裔美国人，我此前从未思考过自己的犹太裔身份。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欧洲，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纵观人类历史，犹太人又意味着什么。

许多次，在书中读到纳粹军医的残忍行径时，我都会想起科扎克和孩子们最后走过的那段路。我想知道关于他更多的事迹，这样一位固守原则、宁死不屈的好医生，在当时如此疯狂的环境里，他的勇气和毅力从何而来。

然而，要不是因为一场交通事故，我和丈夫前往西奈半岛^[2]疗伤，我对科扎克的兴趣也许只不过就此为止。从西奈半岛回家途经耶路撒冷^[3]，在当地听说科扎克曾经抚养过的孤儿和培训过的教师居住在以色列，这使得我对科扎克的兴趣重新燃起。为了采访他们，我临时决定在这里再多住几个月。

我租了间可以俯瞰整个耶路撒冷旧城的小石屋，然后和翻译去采访“科扎克人”——受过科扎克教诲的人都这样称呼自己。“科扎克人”的年龄从五十几岁到八十几岁不等。1912年科扎克的孤儿院建立以后，

[1] 译注：也称纳粹德国，即1933年至1945年间由阿道夫·希特勒控制下的德国。

[2] 译注：Sinai，埃及苏伊士运河以东的亚洲部分国土。

[3] 编注：耶路撒冷历史悠久。1967年被以色列占据。1980年，以色列立法认定耶路撒冷是该国“永远的和不可分割的首都”。但是，大多数国家不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认为该市的最终地位尚未确定，有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谈判决定。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也宣布耶路撒冷将是巴勒斯坦国的首都。因此，如今耶路撒冷仍然是巴以冲突的中心。



他们都在那里居住过或接受过教育。20世纪30年代，为了支持犹太复国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人迁居到了巴勒斯坦，因此幸免于难。还有些人是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些则在遥远的西伯利亚熬过了战争年代，另外有些是在波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之后——这次运动几乎将波兰仅剩的犹太人清除得一干二净——在1967年跟随着“六日战争”^[2]来到了以色列。

“我不想过多谈论科扎克的牺牲，我只想说说他活着时是怎样一个人。”他们通常开口就这样说。人们只记住了科扎克的牺牲，却忘记了他生前的事迹，他们为此都深感不安。他们了解并且敬重的不是烈士科扎克，而是在他们眼中亦师亦父的科扎克，总是活力充沛、有时也难免犯错的科扎克。

20世纪30年代中期，科扎克曾两次来到巴勒斯坦^[3]。在这两次短暂的旅途中，他拜访了基布兹^[4]，游览了几个城市。我沿着他当时的路线，重走了他的旅途，试着去理解他当时的心境。当时，尽管科扎克并不拥护犹太复国运动，但像战前许多已经融入欧洲当地文化的犹太裔作者一样，他也被推上了对历史进行口诛笔伐的前线。极端民族主义在波兰兴起之后，科扎克对自己未来的事业感到绝望，于是他想到了巴勒斯坦，为是否要迁居巴勒斯坦而犹豫不决。最后，为了不背弃自己的理想，同时也为了自己心中“坚持到底”的信念，他在波兰留守到了1939年9月1日，直到纳粹进攻波兰才彻底打消了迁居巴勒

[1] 译注：1968年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领导的反犹太主义宣传活动。

[2] 译注：1967年6月5日至6月10日，以色列对埃及、叙利亚和伊拉克展开袭击，即第三次中东战争。这次战争共进行六日，故又称“六日战争”。

[3] 译注：犹太人视巴勒斯坦地区为自己的故乡。此时以色列尚未建国。

[4] 译注：Kibbutzim，一种以色列的集体社区，传统上以农业为基础。



前言 这个人是谁？

斯坦的念头。

说到这儿，让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科扎克到底是何许人也？我的书桌上放着他最有名的两张照片。其中的一张，科扎克还只是个小男孩。他把这张照片印在了自己所著的《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1]的扉页上，这样小读者们就可以看到科扎克曾经也那么弱小，和他们现在一样。另一张照片里的科扎克已经长大成人，深邃的眼神透露出忧伤。

这就是两个不同时期的科扎克：一个是年轻气盛的“马特一世”，怀揣着乌托邦式的理想，立志为孩子们建设更美好的世界；另一个则是忧国忧民的“医生爷爷”，深谙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无法跨越。

“科扎克的性格很难描述得清楚。”以色列的“科扎克人”这样对我说。不约而同地，我从波兰的科扎克人那儿也听到了一样的说法，理由却有所不同。“科扎克是个地道的波兰人，但身为波兰当时的知识分子，他又是孤独的。他有自己的作风和信仰，为人热情友善，谈吐风趣幽默，但也时常孤单寂寞，愁容满面。”科扎克的前秘书，现为知名作家的伊戈尔·内弗雷（Igor Newerly）对我说道。

我立刻意识到，要写好这本传记，就必须把科扎克看做犹太人，还要把他看做波兰人。身兼两种身份，比只做波兰人或犹太人要难上许多。这一点从称呼上就看得出来：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是波兰人，但信仰犹太教的波兰人，不是波兰人，而被称为犹太人。

二战之前，科扎克坚持认为自己既是犹太人，也是波兰人。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才导致他的一生中各种批评的话语不绝于耳：在不少

[1] 译注：《King Matt the First》，科尔恰克所著的一本教育寓言，讲述了一个孩子登上王位后如何改革自己国家的故事。中文译本《小国王：马特一世执政记》已由金城出版社于2013年8月出版。



犹太人眼里，他是个叛徒，因为他用波兰语写作，却不用意第绪语^[1]或希伯来语（Hebrew）；在波兰左翼人士眼里，不管他如何融入波兰文化，也永远只是个犹太人；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激进分子来说，他不积极参加政治运动，是保守人士；对真正的保守人士来说，他对参加政治运动的人员充满同情，是激进分子；还有些人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对他的事业鼎力支持，但仍视他为怪人。科扎克终身未娶，性格孤僻。孩子的调皮捣蛋他都能容忍，成人的自命不凡和自我膨胀他更能宽恕。

在华沙采访时，我反复考虑怎样写这部科扎克的传记为好。历史上的名人，要是不想留待后人做评价，便会把自己的著作焚毁。而历史为科扎克代劳了。1940年下半年至1943年中旬，科扎克一直被关押在华沙犹太区。在他死后的第二年，犹太区举行起义，遭到德国军队的残酷镇压。科扎克用蝇头小字记录自己思绪的笔记本，他的信件和收藏品，他对儿童睡眠习惯所做的观察报告，三十多年间搜集得来的海量图表资料，法、德、俄语和波兰语的各种文学作品与科学读物，新书的草稿——统统在熊熊大火中付之一炬。科扎克的亲戚和发小，本可带领我们了解一下他的早年生活与家庭情况，却已全都死于纳粹集中营。

波兰华沙，曾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东方巴黎”，在1944年的华沙起义中被德国军队夷为平地。战后的华沙大伤元气，重建以后，已不复往昔。时过境迁，人已不再。当初的多民族环境早已消失，要搜集科扎克生前的点点滴滴，无异于大海捞针。

1979年至1986年间，我一共去了波兰四次，以色列两次。每一次，“科扎克人”都十分乐意打开记忆的闸门，追忆科扎克的生平事迹。

[1] 译注：Yiddish，与希伯来语一样，也是犹太民族的通用语之一。



前言 这个人是谁？

在华沙和以色列的档案馆里，我有幸找到了科扎克生前好友所写的一些回忆录和 24 本科扎克已出版的小说和文集——许多都是自传性质的，还有他一生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一千多篇文章。科扎克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所写的七十多封信件也被保存了下来。除了这些，剩下的资料就只有科扎克在自己人生最后的绝望岁月中写就的日记。科扎克死后，有人把这本日记从犹太人区偷偷带了出来，封存在了华沙郊区别兰尼的天主教孤儿院的墙里，直到战后才取出。

科扎克和曾经有着 35 万犹太人的华沙一齐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去过华沙犹太区原址的人对这一点尤为明白，这片土地上建起过犹太区，被纳粹焚毁后成了断瓦残垣的废墟；直至战后数年，波兰人仍把这里称作“西部荒野”。如今，碎砖石块上渐渐耸立起了幢幢高楼。这片都市景观的正中，耸立着犹太区死难烈士纪念碑，时时刻刻提醒着人们，这里发生过惨绝人寰的悲剧。

总部设在华沙的国际科扎克联盟曾邀请其成员参加科扎克铜像的揭幕仪式。铜像放置在原犹太人孤儿院的前院里。孤儿院的四层小白楼的内部在战时被毁，50 年代中期才得以修复。孤儿院的阁楼曾是科扎克的书房，阁楼的墙上原有一扇由三块玻璃拼成的半圆形窗户，十分别致，科扎克当年就喜欢透过这扇窗喂喂陪着他的野燕，看着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可现如今，这阁楼已不复存在。

揭幕仪式结束后，“科扎克人”流连在孤儿院里，不肯离去。他们在寻找什么？小时候的自己？做教师学徒时的自己？还是那位医生爷爷？抑或是做了科扎克 30 年助理的斯黛法·维尔金斯卡（Stefa Wilczynska）夫人？

科扎克的学徒之一米沙·弗罗布莱夫斯基（Michal [Misha] Wroblewski）曾对我说：“科扎克最后决定陪着孩子上火车这件事，大